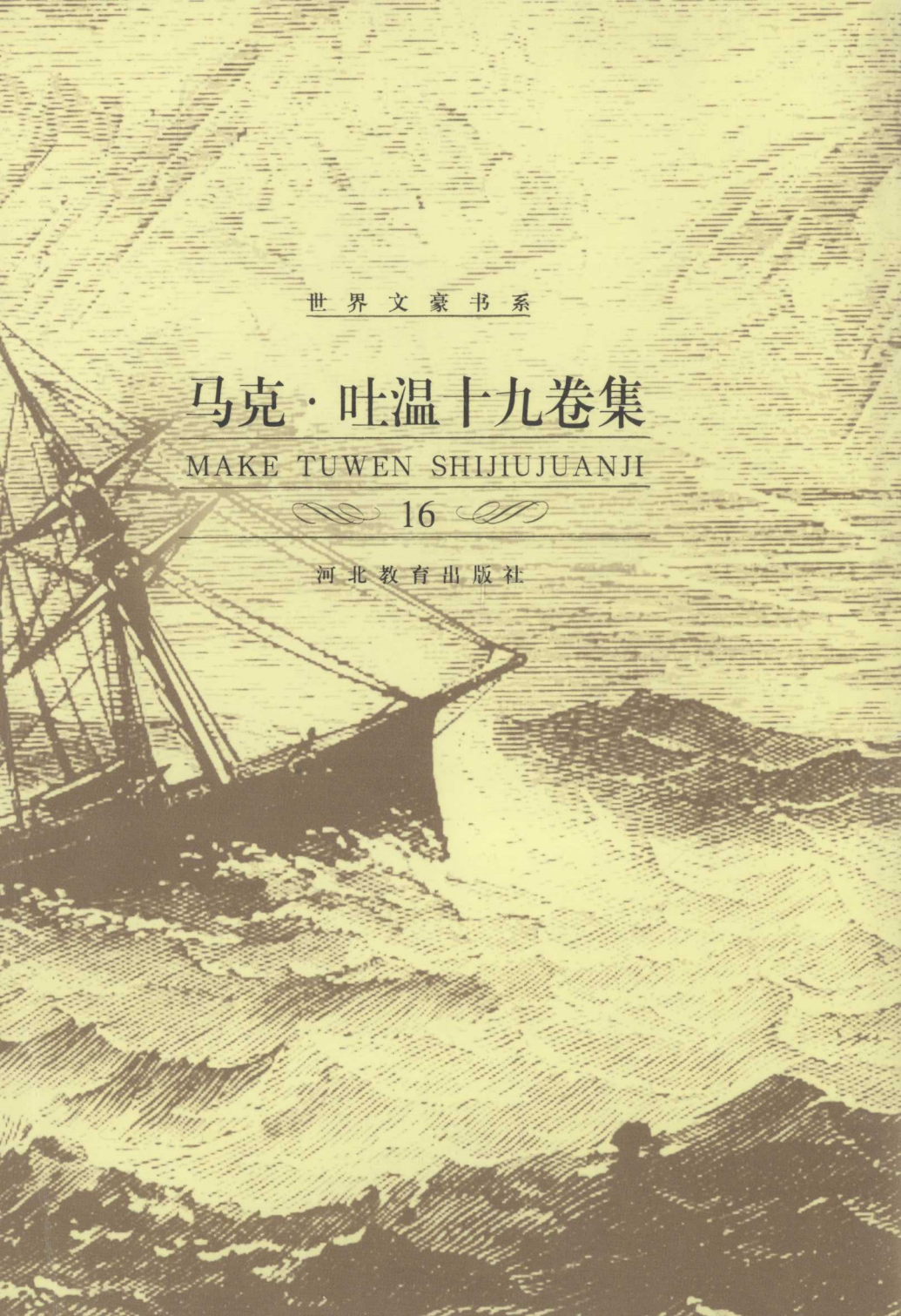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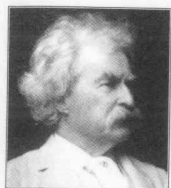
世界文豪书系

马克·吐温十九卷集

MAKE TUWEN SHIJIUJUANJI

16

河北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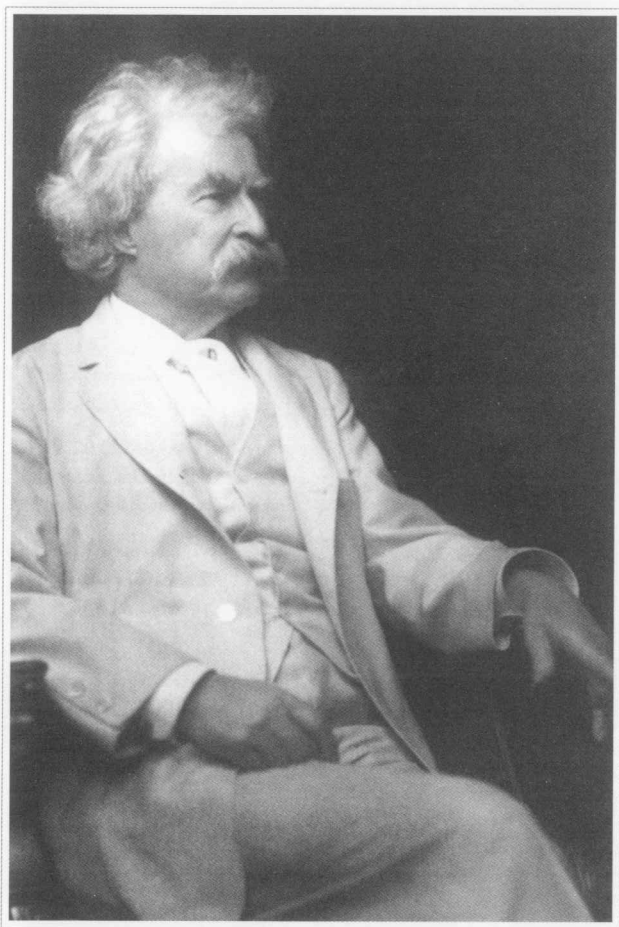
马克·吐温十九卷集

第十六卷

马克·吐温演讲集

1872~1909

河北教育出版社



Mark Twain

Mark Twain

马克·吐温十九卷集·第十六卷 目录

MAKE TUWEN SHIJIU JUANJI DISHILIUJUAN MULU



马克·吐温演讲集

事实胜过雄辩 (译序)	彭 岷 森 (3)
豪威尔斯导言	吴钧陶译 (9)
马克·吐温自序	吴钧陶译 (11)
女士们	黄福海译 (13)
我对妇女的看法	彭岷森 范宗林译 (18)
美国人和英国人	彭岷森 范宗林译 (21)
关于斯坦利和利文斯通	李 际译 (25)
关于伦敦	朱嘉麟译 (28)
报界的放纵	彭岷森 雷海燕译 (32)
猫和糖果	吴国珩译 (38)
事故保险及其他	叶冬心译 (40)
一篇演说故事	罗伊莎译 (43)
不自觉的抄袭	黄福海译 (54)
婴儿们	黄福海译 (57)





目 录

论餐后演说	彭岷森	范宗林译 (61)
评说亚当	彭岷森	樊 颖译 (64)
对军人的点拨	彭岷森	陆建萍译 (68)
普利茅斯之岩和移民		洪振国译 (73)
给青年的忠告	彭岷森	陆建萍译 (79)
论坚定一致	彭岷森	陆建萍译 (84)
论演讲术的改造	彭岷森	陆建萍译 (94)
在国际骑车人协会宴会上的演讲	彭岷森	樊 颖译 (99)
老派印刷工	彭岷森	雷海燕译 (100)
亨利·M. 斯坦利		李 际译 (104)
在耶鲁大学的演讲	彭岷森	俞思聪译 (106)
介绍奈和赖利		黄福海译 (109)
认错人了	彭岷森	陈秀菁译 (112)
莲花俱乐部为马克·吐温举行的宴会		黄福海译 (115)
改编成戏剧的《傻瓜威尔逊》		黄福海译 (118)
悼诗		季永莹译 (119)
一篇未发表的演讲词	彭岷森	樊 颖译 (120)
对德语的恐惧		韩世钟译 (123)
一个新的德语词		黄福海译 (126)
为匈牙利人说的德语		韩世钟译 (127)
作家俱乐部		季永莹译 (129)
统计		吴国珩译 (132)
致白衣修士		顾剑文译 (135)
理论上和实际上的道德规范	彭岷森	盛斯先译 (140)
我们的喜庆之日		黄福海译 (143)
诗人当警察		季永莹译 (146)
文学	彭岷森	樊 颖译 (148)
亨利·欧文		李 际译 (150)

阅览室开放	吴国珩译 (153)
妇女出版俱乐部	黄福海译 (155)
救助加尔维斯顿市孤儿义卖会	吴国珩译 (157)
美国作家协会	季永莹译 (160)
欢迎归来	洪振国译 (163)
纽约新闻界俱乐部的晚宴	季永莹译 (169)
文学的消失	李 际译 (171)
在公共教育协会年会上的演讲	彭楣森 朱武城译 (173)
市政府	李 际译 (176)
中国和菲律宾	吴国珩译 (180)
市政的腐败	彭楣森 樊 颖译 (182)
妇女的选举权	彭楣森 陈丽娟译 (186)
大学——街坊文化协会	吴国珩译 (189)
在纪念林肯诞辰大会上的演讲	彭楣森 潘 洁译 (192)
正骨疗法	朱嘉麟译 (196)
供水	季永莹译 (199)
谈商业成败	彭楣森 钱诗玮译 (201)
汉密尔顿, W. 梅比的晚宴	黄福海译 (205)
普林斯顿	季永莹译 (208)
坦马尼协会和克罗克	李 际译 (209)
在招待丘特先生的餐会上	吴国珩译 (213)
在密苏里大学的演讲	朱嘉麟译 (216)
圣路易斯港口的“马克·吐温”号	季永莹译 (218)
六十七岁诞辰	李 际译 (220)
七十感怀	彭楣森 雷海燕译 (228)
苦难的俄国人	朱嘉麟译 (236)
圣女贞德	黄福海译 (241)
纳税与道德	彭楣森 雷海燕译 (2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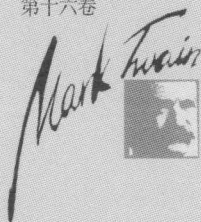


关于诗歌、诚实和自杀	季永莹译 (251)
俗人说教	吴国珩译 (254)
道德与记忆	彭楣森 傅晓红译 (257)
有疑惑, 讲真话	彭楣森 傅晓红译 (263)
援助盲人	彭楣森 陈文飞译 (267)
女大学生	黄福海译 (274)
俄罗斯共和国	朱嘉麟译 (276)
罗伯特·富尔顿基金	朱嘉麟译 (278)
台球	彭楣森 华汉钧译 (283)
旧金山地震	季永莹译 (284)
拼字和图画	洪振国译 (286)
马克·吐温的第一次登台亮相	彭楣森 傅晓红译 (293)
版权	彭楣森 陈文飞译 (295)
看戏可以教育人	黄福海译 (302)
慈善和演员	朱嘉麟译 (305)
阿斯科特赛马会金杯	季永莹译 (307)
书籍、作家和帽子	彭楣森 陈文飞译 (309)
独立纪念日	彭楣森 陈文飞译 (316)
萨维奇俱乐部的宴会	季永莹译 (322)
詹姆斯敦的富尔顿节	朱嘉麟译 (327)
教育剧场	黄福海译 (331)
字母表和简化拼写法	彭楣森 陈文飞译 (333)
迈尔斯将军和狗	吴国珩译 (338)
在莲花俱乐部所作的最后一次演讲	彭楣森 陈文飞译 (341)
在为怀特洛·里德举行的宴会上	洪振国译 (348)
勇气	彭楣森 陈文飞译 (351)
献词	韩世钟译 (352)
教育与公民权益	李 际译 (354)

书商	彭崱森	陈文飞译 (357)
维多利亚女王		吴国珩译 (360)
书本和上门贼		吴国珩译 (363)
农药疗法医生马克·吐温大夫		吴国珩译 (365)
乐善好施的卡内基		朱嘉麟译 (369)
罗杰斯与铁路	彭崱森	马眉飞译 (371)
在招待杰罗姆先生的餐会上		吴国珩译 (376)
对姑娘们的忠告		王蓓华译 (378)
天气		黄福海译 (379)
我们的孩子们及其伟大的发现		黄福海译 (383)
达利剧场		黄福海译 (385)
文明女性的服饰		吴国珩译 (388)
着装改革与著作权		黄福海译 (390)
女孩子		黄福海译 (394)
雪茄和烟草		朱嘉麟译 (396)
《联合报》对了还是错了?		吴国珩译 (398)
典型的法国式演讲		吴国珩译 (402)



马克·吐温十九卷集
第十六卷



马克·吐温演讲集

(1872—1909)

彭崑森等 译

MARK TWAIN YANJIANGJI

1911

東亞書局

上海

石印

民國七年

事实胜过雄辩（译序）

□ 彭岫森

在近代世界，马克·吐温（塞缪尔·朗赫恩·克莱门斯）是位经由自我磨炼而大获成功、独树一帜的演说大师。

还是在 1866 年，正当他年富力强、文学创作上崭露头角之时，便已开始在美国国内进行演讲活动。他以自然流露的幽默风趣、严肃扎实的思想内涵，以及令人折服的深刻哲理，吸引着广大听众，于是他的名字又以一个雄辩而幽默的演说家而在三藩市（旧金山）、纽约、内华达、明尼苏达一带传开。1872、1873 两年，他的大部分时间留居英国，发表演讲，大受欢迎，为他以后的世界声誉打下了基础。1895、1896 两年，由于投资的出版公司倒闭，为偿还债务，他不得不踏上了从美国开始（先在国内作了二十四次暑期演讲），行经非、欧、亚、澳各大洲的环球演讲旅程。虽然这时他已是一个体弱多病的花甲之人，但却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即使在印度和锡兰^①，反

① 即现在的斯里兰卡。





应也很热烈——由于各地演讲获得了丰厚的报酬，他终于还清债务，体面地返回美国。

当代的许多评论家、名人都称道他的演说风格完美无缺、无与伦比，缘于他对待听众亲切平等的坦荡气度、幽默生动的语言技巧、灵活机智的表达方式以及那种直叩心扉的穿透力量；当然，还有讲话本身紧贴时代脉搏、深谙听众心理的主题思想。所有这一切，几乎使他的每次演说都能获得全场会众的巨大共鸣。比如，他在一次为盲人举行义演的活动中，以其妙趣横生的演说，引得那些眼睛看不见的人哄堂大笑，快活得狂呼乱叫，掌声经久不息，马克·吐温本人也乐不可支。

马克·吐温貌似逗乐的滑稽讲演其实重在讽喻，其核心往往是火热的鼓吹和辛辣的讽刺，因此有些人听了很不舒服，无可奈何地称他是个“野蛮的幽默家”。

马克·吐温是一个公认的大演说家。而每个成功男人的身后，几乎都有一个真心理解并全力支持他的女性。马克·吐温的夫人对作家的文学创作是非常关心的，同时马克·吐温也说：“她对我演讲的兴趣比我自己还要大。”^①

说到国内外成千上万听众的兴趣有多大，请看传说中马克·吐温在法国时，和一位理发师之间的对话——

理发师问：“先生，您像是刚从外国来吧？”

作家答：“对呀。”

“您真幸运，因为马克·吐温先生也到了这儿，今晚您可以去听他演讲啦。”

“我怎么能不去呢。”

① 见《马克·吐温自传》第六十八章。

“先生，那么您有入场券吧？”

“还没有呢。”

“这就太遗憾了！”理发师耸了耸肩说，“那您就只好从头到尾站着听了，因为场子里不会有座儿空出来的。”

“可不！”这位幽默大师说，“和马克·吐温在一起可真够呛，每次他演讲，我就得站着了。”

这位演说家的水平之高，今人该如何想像呢？我想起了另外一则传说：

有一次，马克·吐温和世界著名演说家迪普邂逅于一艘游船上。航行几天后，他俩被邀出席船上宴会。宴会后，马克·吐温首先发言，讲了二十分钟，全场为之轰动。接着该迪普了，只见这位大名鼎鼎的演说家慢条斯理站起身来，一本正经地讲了起来：“主席阁下，女士们，先生们！宴会前，克莱门斯先生已经和我讲定，互相交换我俩的讲话。所以，他刚才的发言，就是我的，得到如此热烈欢迎，本人表示衷心感谢。但我得遗憾地奉告诸位，我已忘了他讲话的要点，他要说些什么，我可是一个字儿也记不起来了。”人们稍一回味，马上也报以一阵席卷全场的笑声和掌声。

不过，对一些特殊的听者，马克·吐温就是使尽浑身解数，也是无能为力的。据说——

有一天，马克·吐温应邀去一小城演讲。午餐时，他遇到了一位青年朋友，那年轻人告诉马克·吐温，他有个





从来也不笑的叔叔。作家对他说：“那你今晚带他来听我演说，我保证能叫他大笑起来。”

当晚，这年轻人带他的叔叔坐到了头排。马克·吐温讲了几个相当有趣的故事，其他听众都捧腹大笑，可这位叔叔却神情木然地呆坐在那儿。马克·吐温又一连讲了几个更加有趣的故事，老人仍是脸色平静，无动于衷。马克·吐温只得打住，十分沮丧。

几天之后，马克·吐温遇到另一位朋友，就把这事告诉了他。不料，这位朋友说：“噢——我了解这个老头儿，他已经聋了好几年啦！”

马克·吐温的幽默也有使自己不胜其苦的时候。在他七十多岁时，一次他对自己的一位教授朋友诉苦说：“大家老是看我戴着幽默可笑的面具，有必要摘掉它，但这谈何容易。在美国或其他国家，公众已经形成一种无法改变的习惯：在幽默家身上只看到幽默笑料，而不管他的用意多么严肃。不久前我写了一首诗，我根本没想把这首诗公之于众，因为诗的立意很严肃。可是当我受人邀请，向某名牌大学的女学生发表演讲时，一位好朋友劝我在讲演中朗读这首诗。讲演结束时，我就说了：‘女士们，我打算现在给你们念我的一首诗——’可却引来了听众一阵大笑。于是我郑重宣布：‘可这的确是一首严肃的诗作。’但听众又一次更加狂热地哄然大笑起来。我被这种误解搞得很恼火，便一面把诗揣进衣袋，一面说：‘女士们，既然诸位认为我不是当真的，我就不念这首诗了。’这样一来，台下观众更是笑得前仰后合，越发不可收拾了。”^①

^① 引自美国作家阿·汉德孙著《马克·吐温》。

现在让我们来领略一下这位演说家在台上的独特风姿——在早年演说生涯中，当他来到明尼苏达州的弗吉尼亚城时，朋友劝他在演讲中增加滑稽成分。于是，大幕徐徐升起，他这位“演讲人”坐在钢琴前，像在家里一样，弹奏着，哼着一支歌唱一匹马的小曲儿。他突然发现幕布升起，大吃一惊，观众大笑，他这时便开始了关于桑威奇群岛^①的讲演。当时他在美国各城市演讲时，胳膊下总夹着“讲演稿”，上场就往桌上一放，从来不去翻动，最后稿子都散了，而他这个“演讲人”不理不睬的样子、不紧不慢的腔调、一本正经的冷峻面孔，每每让听众忍俊不禁、开怀大笑。

三四十年后，在讲台上言辞激扬、嬉笑怒骂的马克·吐温，虽已满头银丝，但还时不时透出那么一股风流潇洒、豪放不羁的气度和神韵来。

最后，让我们通过他文学事业上的终生挚友、美国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威廉·迪安·豪威尔斯^②一段绘声绘色的描绘和尽得神髓的评说，来共同感受一下他早年一次成功演讲会那激动人心的热烈场景，领略一下这位演讲奇才的罕见魅力吧——

看着他在会场上那副喜悦的神气，真是令人惊奇。他精心琢磨出来的效果首先达到正厅前几排座位上，然后笑

① 夏威夷群岛的旧称。

② 豪威尔斯（1837—1920），是马克·吐温终身好友，本丛书演讲集和文论集、书信之中常有提及。豪威尔斯本人也是刻苦自学而成的作家。他著有好几部诗集和文学评论集，另外还有四十一部小说，三十一部剧作，十一部游记。1860年，为林肯撰写传记，后任美国驻意大利使节。1871年至1881年担任《大西洋月刊》主编，马克·吐温一些作品在这份月刊上发表。1908年，当选为美国文学艺术院第一任主席。被公认为美国文坛泰斗，美国现实主义文学之父。



声就像波浪似的传到会场后面靠着墙的站票听众当中，再激起一股热浪，回到正厅后排座位上，再升向一层又一层的楼座当中，后来又回转过来，从最高的几排楼座那里爆发出一阵瀑布似的喝彩和掌声。他是一个非常熟练的演说家，熟悉人体这个“乐器”的结构，把它所有的键盘都摸透了；毫无疑问，他的口才所产生的效果是根据他的准确无误的知识预先估计到了的。他是我所见到过的一个登峰造极的演说家。^①

这样一位演说家，难道不值得我们花点时间，来认真读读他那些历经百年沧桑，而光焰不减当年的传世名篇吗！

2000年10月

① 引自美国作家洁丽·艾伦著，张友松、陈玮译《马克·吐温传奇》第二十章。

豪威尔斯导言^{*}

这许多演说词将对捧读者的头脑和心灵自言自语，然而却不具有当初亲耳聆听者所感受到的那种效果。克莱门斯本人会说，连那种效果的一半都没有。我曾经在别的场合注意到，他一直认为演员能使原作者的语言价值加倍；而他本人既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又是一位伟大的演员。由于这一点与其他演员们不一样，因而他是一位最精通技艺的演员，他是第一个领悟其思想、发挥出想像力的人，并用他的声音和动作对这种想像力注入生命的色彩。表演是其他演员们的艺术；而他的艺术则既是表演，又具有创造性；那决非出于第二手的東西。

在我觉得克莱门斯差不多要失败的时候，我从来都没有听到他说什么；在他似乎力不从心，达不到目标之际，就有一阵突然的爆发或者迸发来挽救他，而且，不论有别的什么人参与竞赛，他总是领先到达。他的几近失败的情况都是错误地对于临时兴起给予少有的信任之故，其他那些演说家站在那儿的时

^{*} 这篇豪威尔斯所撰写的“导言”，以及其后一篇马克·吐温所撰写的“序言”是1910年，即马克·吐温逝世那年，由纽约和伦敦的哈珀兄弟出版公司(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出版的《马克·吐温演讲集》卷首的两篇文章。